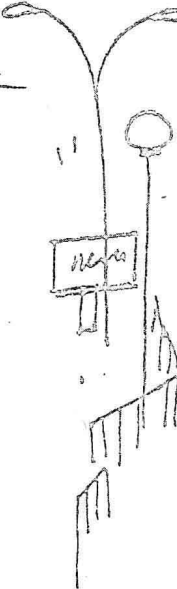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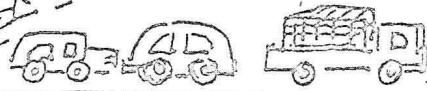


错过的不是

平同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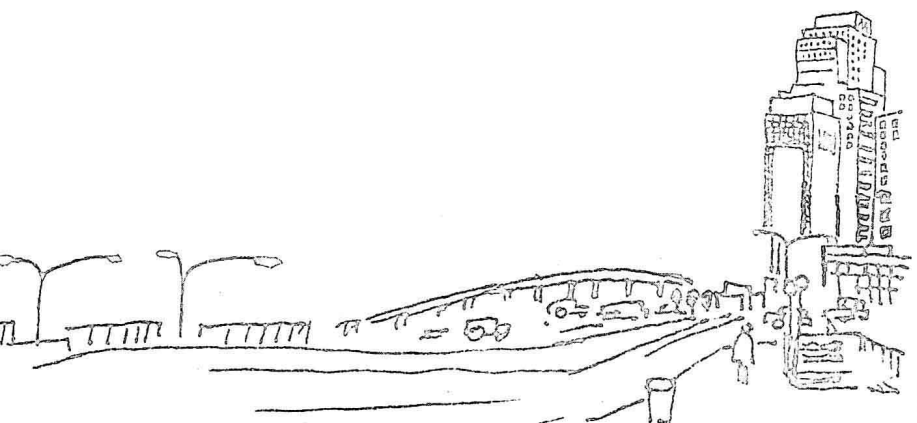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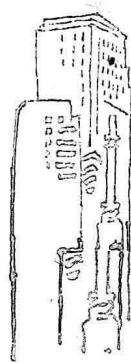
新爱情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错过的不是爱

千 词



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错过的不是爱

作者：千 词

责任编辑：黄小初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淮安市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

字数：150,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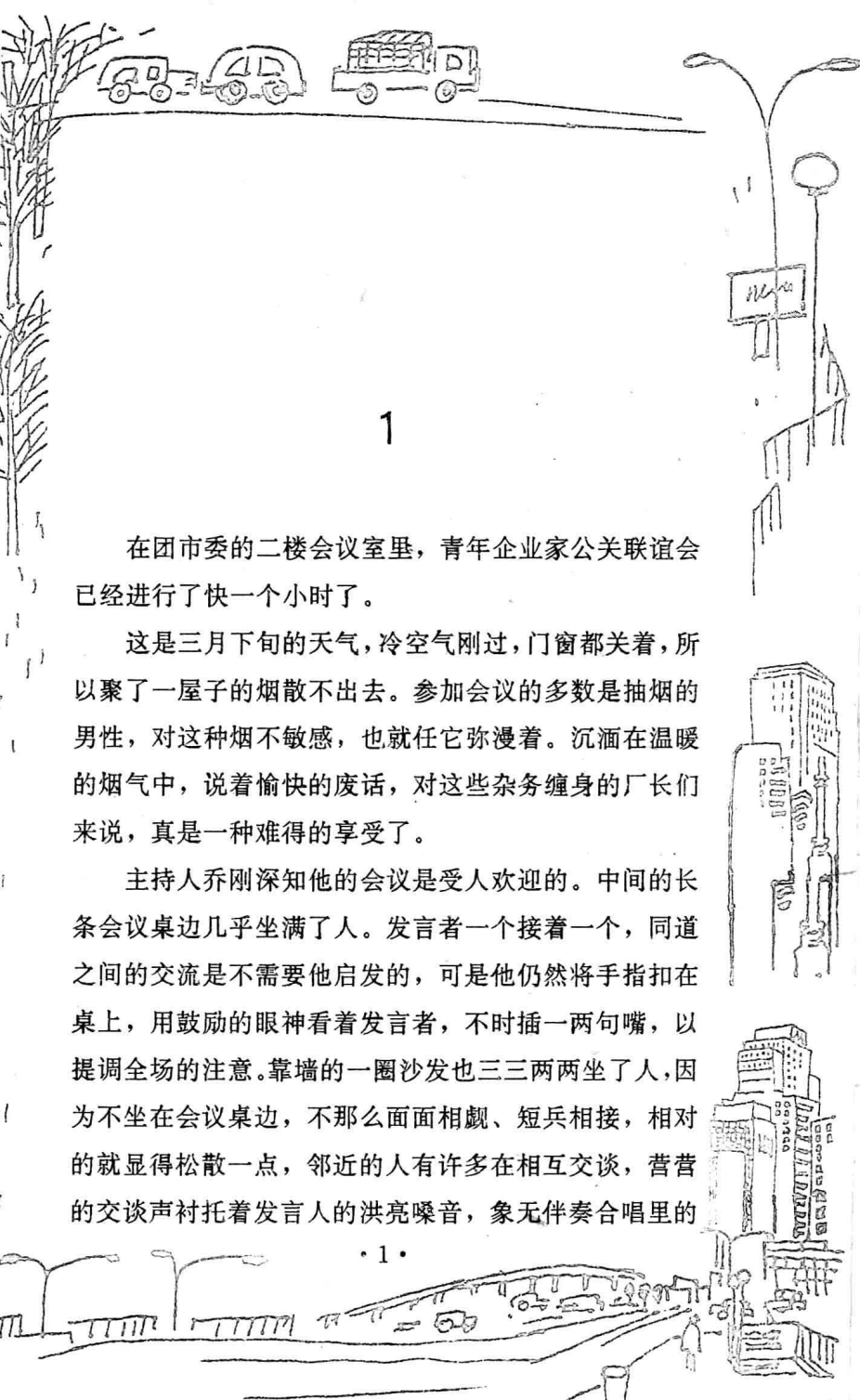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0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571—9/I·549

定 价：4.95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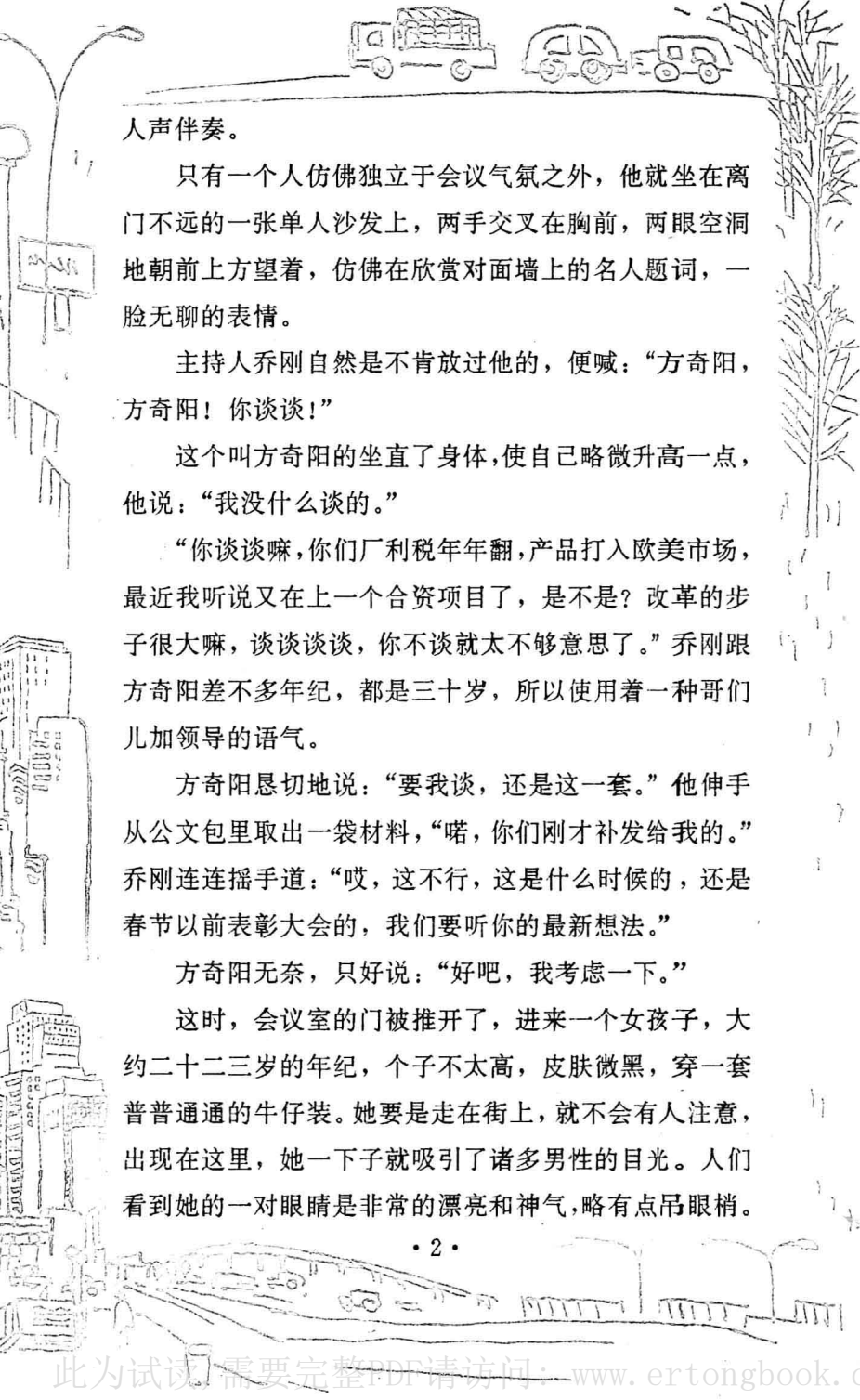


1

在团市委的二楼会议室里，青年企业家公关联谊会已经进行了快一个小时了。

这是三月下旬的天气，冷空气刚过，门窗都关着，所以聚了一屋子的烟散不出去。参加会议的多数是抽烟的男性，对这种烟不敏感，也就任它弥漫着。沉湎在温暖的烟气中，说着愉快的废话，对这些杂务缠身的厂长们来说，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。

主持人乔刚深知他的会议是受人欢迎的。中间的长条会议桌边几乎坐满了人。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，同道之间的交流是不需要他启发的，可是他仍然将手指扣在桌上，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发言者，不时插一两句嘴，以提调全场的注意。靠墙的一圈沙发也三三两两坐了人，因为不坐在会议桌边，不那么面面相觑、短兵相接，相对的就显得松散一点，邻近的人有许多在相互交谈，营营的交谈声衬托着发言人的洪亮嗓音，象无伴奏合唱里的



人声伴奏。

只有一个人仿佛独立于会议气氛之外，他就坐在离门不远的一张单人沙发上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两眼空洞地朝前上方望着，仿佛在欣赏对面墙上的名人题词，一脸无聊的表情。

主持人乔刚自然是不肯放过他的，便喊：“方奇阳，方奇阳！你谈谈！”

这个叫方奇阳的坐直了身体，使自己略微升高一点，他说：“我没什么谈的。”

“你谈谈嘛，你们厂利税年年翻，产品打入欧美市场，最近我听说又在上一个合资项目了，是不是？改革的步子很大嘛，谈谈谈谈，你不谈就太不够意思了。”乔刚跟方奇阳差不多年纪，都是三十岁，所以使用着一种哥们儿加领导的语气。

方奇阳恳切地说：“要我谈，还是这一套。”他伸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袋材料，“喏，你们刚才补发给我的。”乔刚连连摇手道：“哎，这不行，这是什么时候的，还是春节以前表彰大会的，我们要听你的最新想法。”

方奇阳无奈，只好说：“好吧，我考虑一下。”

这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进来一个女孩子，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纪，个子不太高，皮肤微黑，穿一套普普通通的牛仔装。她要是走在街上，就不会有人注意，出现在这里，她一下子就吸引了诸多男性的目光。人们看到她的一对眼睛是非常的漂亮和神气，略有点吊眼梢。



她皱着眉，大概是嫌屋子里的烟，这使她的眉眼之间更带了点京戏里武旦的英武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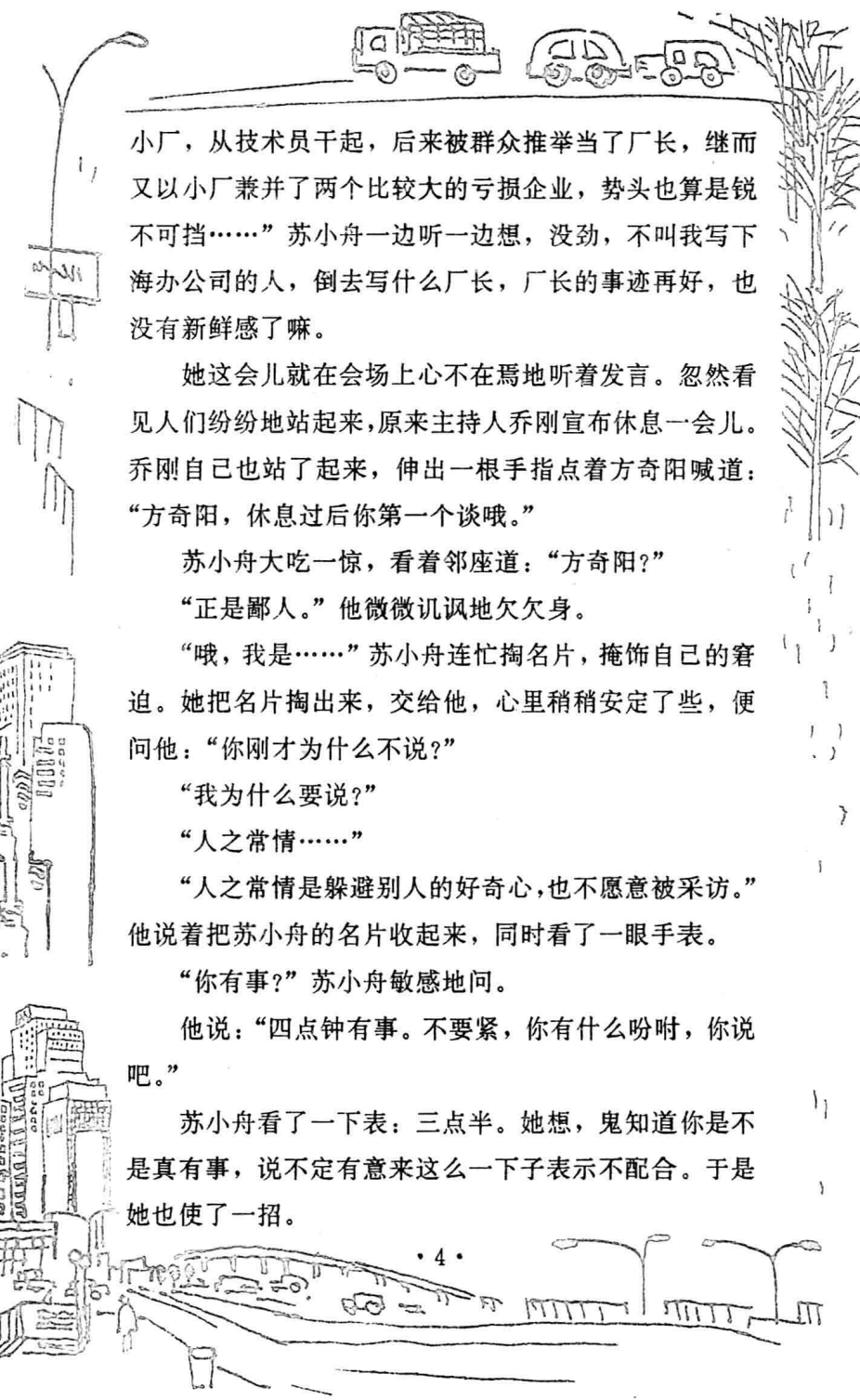
“苏小舟，你怎么才来？来来，坐这儿。”乔刚招呼她。她笑笑。迟到这么半天，她似乎并没有多少窘迫，看到门边一把椅子，她朝乔刚摆摆手，就近坐下了。

会议继续进行。苏小舟把笔和本子拿出来，一股烟飘来，她忍不住用本子扇了两下，坐在她旁边的方奇阳立即不声不响地把烟掐了。苏小舟看他一眼，见他穿一身黑色西装，一条深红色的领带打得整整齐齐，皮鞋不说很亮，至少是没什么灰尘。她想，这个人象个厂长，倒象个做生意的。她便问他：“请问，有个叫方奇阳的厂长发过言没有？”

方奇阳诧异地看看她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还没有。”她露出满意的样子，点点头。方奇阳看她好笑，忍不住问她：“你要听他发言？”

“嗯。”苏小舟傲慢地应了一声，不想多作解释。她是青年杂志社的记者，大学毕业，工作了还不到一年，已经在新闻圈子里小有名气，因为她写的文章文笔比较尖刻，容易给人留下印象。她以前是分管跟大学校园有关的栏目的，最近才叫她跑企业这条线，所以青年厂长她一个也不认识。只有方奇阳，主编要求她重点采访，对她作了些介绍。

“这人想法比较独特。”主编说，“他的经历也不大平常，大学毕业以后，分配他坐机关他没去，却到了一个



小厂，从技术员干起，后来被群众推举当了厂长，继而又以小厂兼并了两个比较大的亏损企业，势头也算是锐不可挡……”苏小舟一边听一边想，没劲，不叫我写上海公司的人，倒去写什么厂长，厂长的事迹再好，也没有新鲜感了嘛。

她这会儿就在会场上心不在焉地听着发言。忽然看见人们纷纷地站起来，原来主持人乔刚宣布休息一会儿。乔刚自己也站了起来，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方奇阳喊道：“方奇阳，休息过后你第一个谈哦。”

苏小舟大吃一惊，看着邻座道：“方奇阳？”

“正是鄙人。”他微微讥讽地欠欠身。

“哦，我是……”苏小舟连忙掏名片，掩饰自己的窘迫。她把名片掏出来，交给他，心里稍稍安定了些，便问他：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说？”

“人之常情……”

“人之常情是躲避别人的好奇心，也不愿意被采访。”他说着把苏小舟的名片收起来，同时看了一眼手表。

“你有事？”苏小舟敏感地问。

他说：“四点钟有事。不要紧，你有什么吩咐，你说吧。”

苏小舟看了一下表：三点半。她想，鬼知道你是不是真有事，说不定有意来这么一下子表示不配合。于是她也使了一招。



她说：“是这样的。我领到了一个非常乏味的差事，要写一篇关于青年企业家想法的文章，并且指定要我找你谈。”

他笑笑，很爽快地说：“这没问题。”

说着就把放在自己膝盖上的一袋材料递给她，一边解释道：“我很愿意成全你的乏味，这些你都拿去，里面也有我的一篇讲话，大概我扮演的最乏味的角色就是这个了。”

苏小舟忍不住笑起来，心想，这人倒也不乏味，她接过材料说：“好吧，这些我回头看，现在还是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：你对改革的前景乐观吗？”

方奇阳答：“不乐观。”

苏小舟吓了一跳，乖乖，这哪里是独特，简直是耸人听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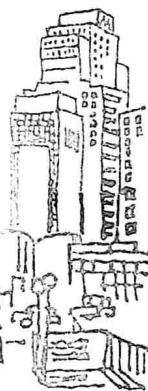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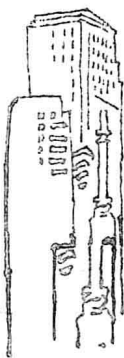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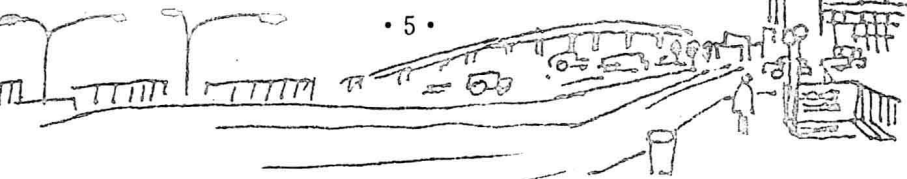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么请你说说悲观的理由。”

“我没有说我悲观。不乐观不等于悲观。”

“好吧，你为什么不乐观？”

方奇阳刚要说话，肩头被人拍了一记，原来是另一个厂的厂长。方奇阳连忙站起来，撇下苏小舟，跟那人谈起来了。那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，抱怨政府某部门办事拖沓，“又要叫我们抓紧上，又不放松，什么都要等着他们批，结果报告递上去半个多月了，还没研究……”

苏小舟在一旁听着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咦？这是怎么





回事？报纸上不是登了，说政府下放权力，机关变冷清了吗？”

那人这才注意到苏小舟，他跟方奇阳对看了一眼，苦笑道：“报纸登了就算数吗？哪那么简单！我一个朋友在市政府工交处，他就明白跟我说，‘放了权我们吃什么？二百来块钱工资，一天一包烟都不够。’”

方奇阳道：“报纸嘛，总是要抓住一点小苗子就大做文章的。”

“所以我们对记者的话只能听一半。”

方奇阳笑着止住他：“别那么走极端，这儿就站着一位记者呢。”

苏小舟立时红了脸。那人也才醒悟过来，一眼瞥见苏小舟手里的采访本和笔，连忙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你采访方厂长吗？他很会说的，好好，我还有事，不打扰你们了。”他说着挥挥手走开了。

苏小舟看看方奇阳，又看看那一位的背影，微笑一下说：“其实我才不在乎你们对记者的评价呢，记者写新闻，当然要赶浪潮，当然要在热门话题上做文章，国营企业里现在有什么热门话题呢？说句老实话——”她故意顿了一下，“如今的青年企业家，在人们心目中也算不得是风口浪尖的人物了。”

“你觉得采访我们很委屈，是不是？”方奇阳一边说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将香烟、打火机放进口袋。

“那倒不是。”苏小舟反而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下来，



“恰恰相反，我很希望从你们这儿挖出更有新鲜感的东西。”她本来是抱着应付差事的态度来的，想不到跟方奇阳一对话，竟冒出这个想法来，苏小舟自己也很吃惊。她继续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：“你们厂长到了一起，除了象刚才那位发发那样的牢骚外，还谈些什么？——请坐呀。”

方奇阳冷淡地笑了一下，坐了下来。“我们只有牢骚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不乐观的原因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，那是什么？”

方奇阳往椅背上一靠：“苏记者，你是不是可以把你咄咄逼人的态度收敛一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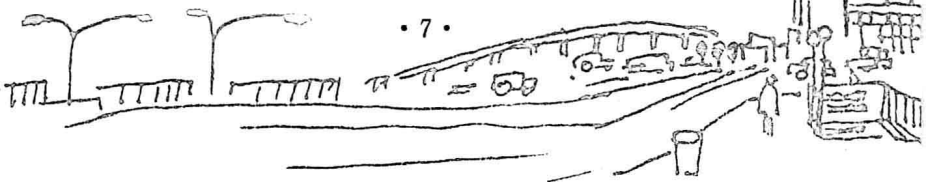
“怎么了？”苏小舟笑了。

“你对厂长们似乎应该仁慈一点。他们平常都是忍辱负重、实打实干具体事的，一肚子牢骚对下不能发，对上不能发，对太太也不能发——太太不对他发牢骚就谢天谢地了，他们只有到一起发泄一下，也算个调剂……”

“你太太对你发牢骚吗？”苏小舟忽然打横一问。

“我没有太太，对不起得很。”半晌，方奇阳才冷冷地说。

苏小舟莫名地感到高兴，她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好吧，你继续谈。”





方奇阳早已失了谈兴。可他还是耐住性子，接着自己刚才的话题，把话说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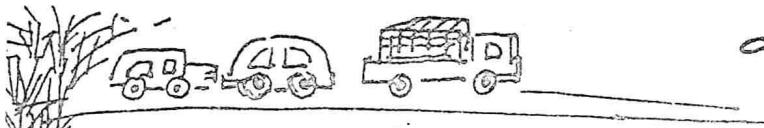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说不乐观并非因为有这许多牢骚，这只是我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。因为改革是一个历史的必然，对待历史，你乐观也好，悲观也好，都无关紧要，我不喜欢在这上面浪费感情。”他说着站了起来，“我该走了。”

他既不握手，也不道再见，就那么不容置疑地走了。

2

苏小舟回到编辑部，一路上总在回味着采访的过程，她失悔于今天表现得太过厉害，以至于弄出了不欢而散的结局，然而这种厉害不也是方奇阳逼出来的吗？假如他没有一副傲骨，苏小舟也犯不着拿话去压他呀。苏小舟一会儿后悔，一会儿又为自己辩解，翻来复去，心里总是不快活。她把方奇阳给的那包材料翻阅了一遍。只有一篇是方奇阳的发言，套话固然有，也有不少精采的见地，她想，写个三千字是不成问题的。

她很愿当天晚上就加班赶出来，以便尽快地把材料还给方奇阳，借机挽回第一次打交道的不良影响。不料快下班时，忽然接了两个电话，都是报社的朋友，约她写文章，而且要得很急，其中一个约她写电视快评，第二天就要来拿。小舟推辞道：“这部电视剧我一集也没看，



怎么写？”

“你今晚看就是了，看完了写，三四百字就行。”小舟还想推辞，对方叫道：“哎呀，这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”

苏小舟只好不说什么了，毕竟刚有点名气，被人这样约稿，也算是一种不可拂逆的荣幸。

就这样两三天过去了，她把别人的约稿交出去，回头再想写关于方奇阳的文章，才拿起笔，心里便觉得别扭，又把笔撂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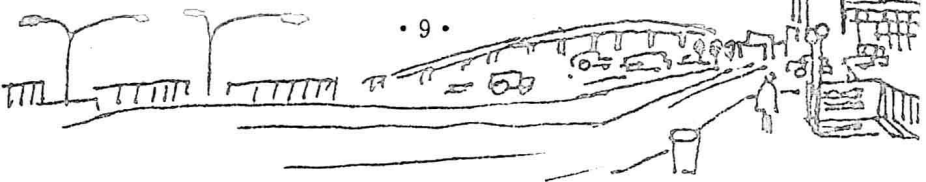
去他的吧！苏小舟对自己说，他嫌我咄咄逼人，我还嫌他没有绅士风度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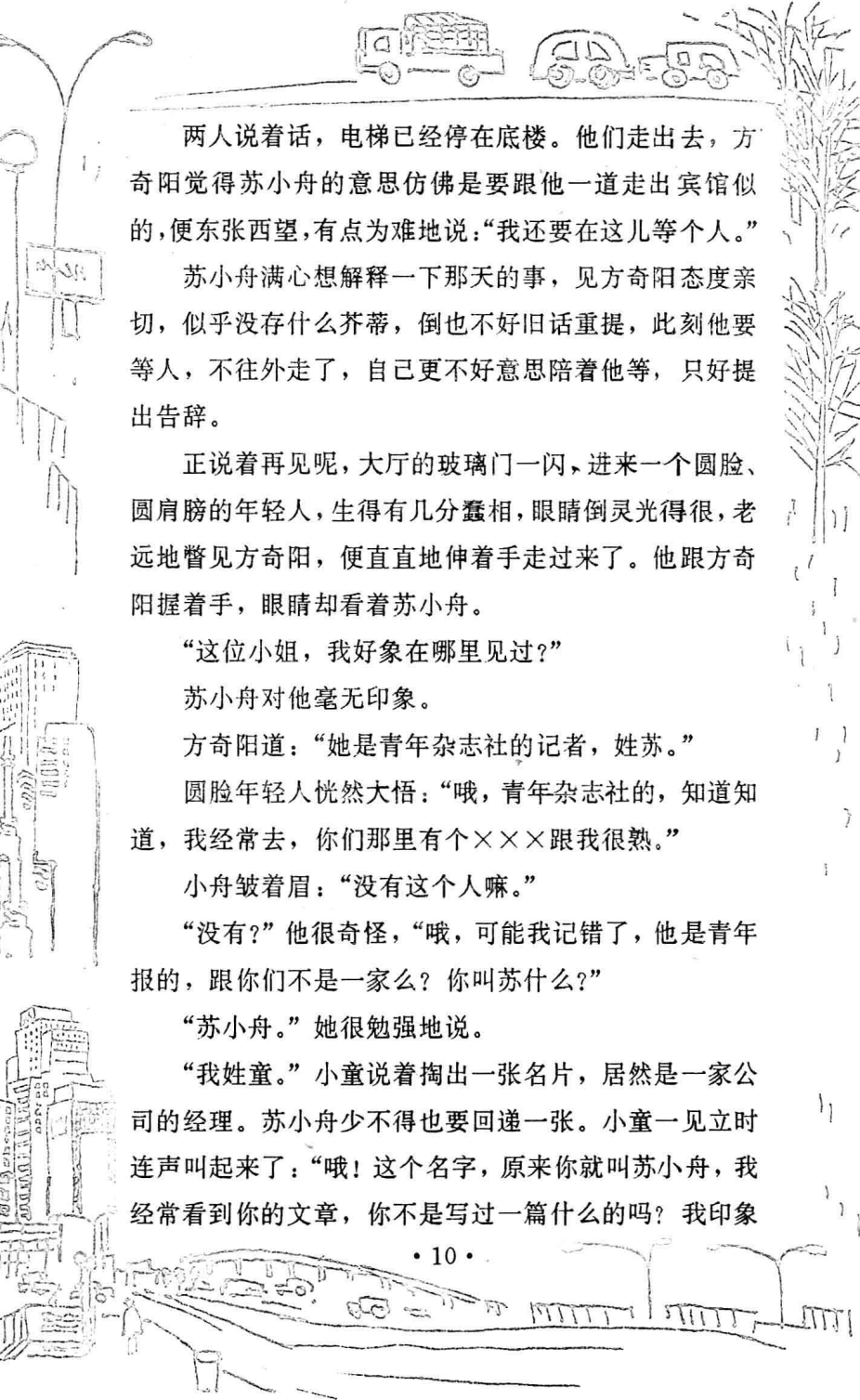
她把那堆材料又塞进材料袋里去了。心想，反正交稿还早，不着急。

女孩子的日子总是过得快快活活的，又过了几天，苏小舟简直不把方奇阳放在心上了。

这一天，苏小舟到华泰大厦去看一个外地来的朋友，告辞出来，在电梯上正好遇见方奇阳，两人不约而同地“咦”了一声。小舟道：“我来看个朋友。”方奇阳道：“我也是。”

他站在电梯门口，离小舟很近。苏小舟非要仰起头才能看见他的脸，这让她很自卑。她力图往后退了一退，抬头说：“那篇稿我还没写呢。”方奇阳微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你的主编。”苏小舟又道：“那包材料，要过几天才能还你。”方奇阳道：“没事，搁你那儿吧，我要了也没用。”





两人说着话，电梯已经停在底楼。他们走出去，方奇阳觉得苏小舟的意思仿佛是要跟他一道走出宾馆似的，便东张西望，有点为难地说：“我还要在这儿等个人。”

苏小舟满心想解释一下那天的事，见方奇阳态度亲切，似乎没存什么芥蒂，倒也不好旧话重提，此刻他要等人，不往外走了，自己更不好意思陪着他等，只好提出告辞。

正说着再见呢，大厅的玻璃门一闪，进来一个圆脸、圆肩膀的年轻人，生得有几分蠢相，眼睛倒灵光得很，老远地瞥见方奇阳，便直直地伸着手走过来了。他跟方奇阳握着手，眼睛却看着苏小舟。

“这位小姐，我好象在哪里见过？”

苏小舟对他毫无印象。

方奇阳道：“她是青年杂志社的记者，姓苏。”

圆脸年轻人恍然大悟：“哦，青年杂志社的，知道知道，我经常去，你们那里有个×××跟我很熟。”

小舟皱着眉：“没有这个人嘛。”

“没有？”他很奇怪，“哦，可能我记错了，他是青年报的，跟你们不是一家么？你叫苏什么？”

“苏小舟。”她很勉强地说。

“我姓童。”小童说着掏出一张名片，居然是一家公司的经理。苏小舟少不得也要回递一张。小童一见立时连声叫起来了：“哦！这个名字，原来你就叫苏小舟，我经常看到你的文章，你不是写过一篇什么的吗？我印象



很深的，题目一时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
苏小舟冷冷地看着他，并不替他想起来。她不由得看看方奇阳，心想他怎么有这么一个朋友的。只见方奇阳两手插在裤袋里，装着在看旁边的什么东西，但那副样子一看就知道他在笑。苏小舟立时变得宽容起来，自觉跟方奇阳有了几分默契，跟小童也有问有答起来。她甚至庆幸多亏来了小童，才使她留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方奇阳终于开口了：“我说小童，你跟女同胞的话说完没有？”苏小舟一听便告辞要走，让他跟方奇阳谈事情。小童却拦住她说：“别走别走，我跟方厂长的事几分钟就谈完，已经到吃饭时间了，我请二位吃饭。”

方奇阳立即说：“我不吃饭，我晚上还有事。”

小童一手指着他：“喏喏喏，不够意思吧，不要跟我摆厂长架子，有什么事明天办，今天我们是难得，又碰上苏记者，这也是缘份嘛。”

方奇阳笑道：“又从哪里发了点小财，到我们面前骚包来了。”

小童道：“方厂长，你就这么小看我？一顿饭算什么？不发财我就不能请啦？喏，吃完了饭，我请你们去跳舞，就在这里二楼。”

方奇阳说：“更不行了，我不会跳舞。”

“不会跳舞，去看看也好嘛。华泰的舞厅是全市最高级的，你没进去过吧？”



方奇阳摇了摇头：“我们哪能享受你这种生活方式。”

“那你就进去看看嘛，”小童力劝，“没去过的地方都应该去看看。”

“我没去过的地方多呢。”方奇阳说，“美国我也没去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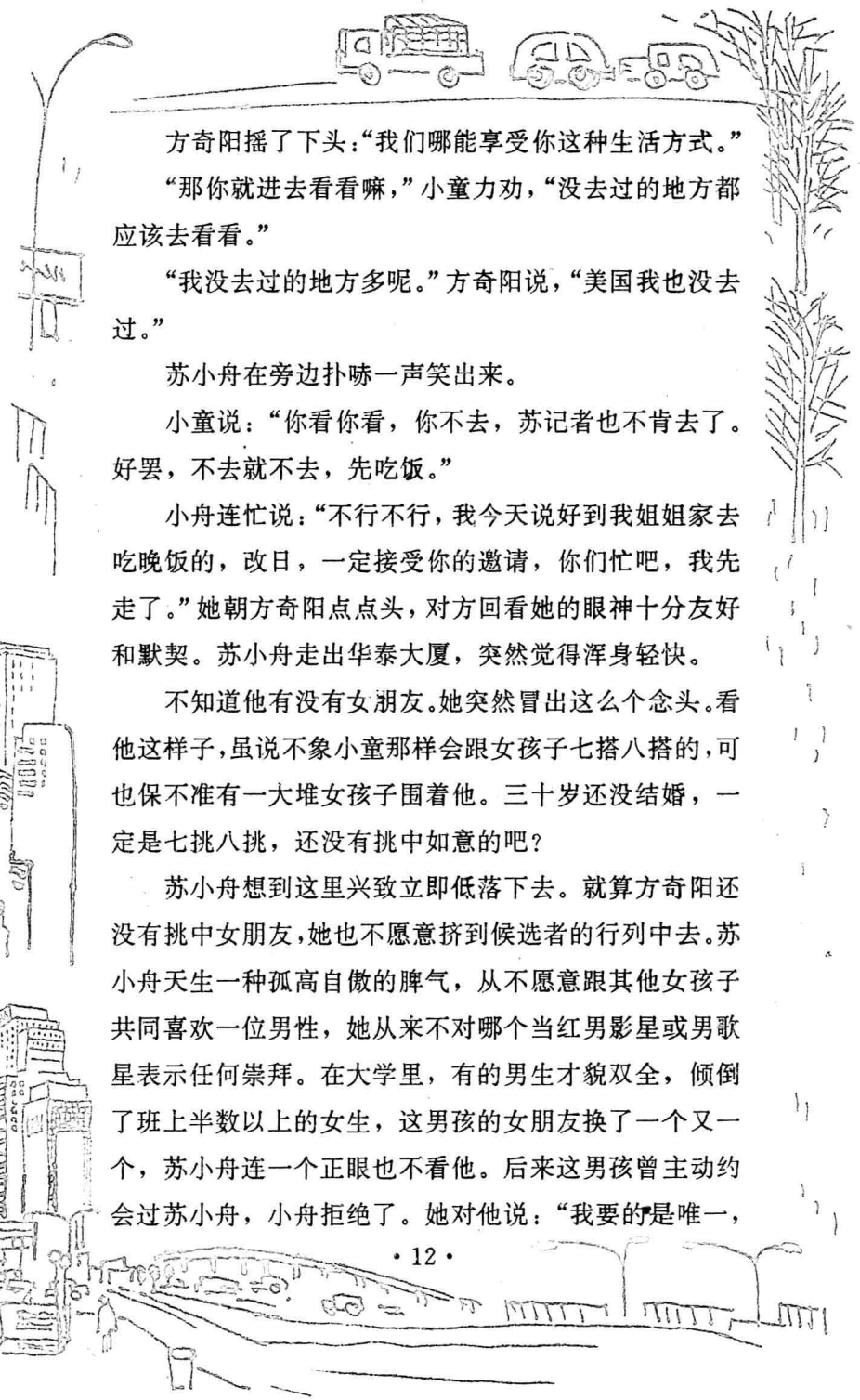
苏小舟在旁边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
小童说：“你看你看，你不去，苏记者也不肯去了。好罢，不去就不去，先吃饭。”

小舟连忙说：“不行不行，我今天说好到我姐姐家去吃晚饭的，改日，一定接受你的邀请，你们忙吧，我先走了。”她朝方奇阳点点头，对方回看她的眼神十分友好和默契。苏小舟走出华泰大厦，突然觉得浑身轻快。

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。她突然冒出这么个念头。看他这样子，虽说不象小童那样会跟女孩子七搭八搭的，可也保不准有一大堆女孩子围着他。三十岁还没结婚，一定是七挑八挑，还没有挑中如意的吧？

苏小舟想到这里兴致立即低落下去。就算方奇阳还没有挑中女朋友，她也不愿意挤到候选者的行列中去。苏小舟天生一种孤高自傲的脾气，从不愿意跟其他女孩子共同喜欢一位男性，她从来不对哪个当红男影星或男歌星表示任何崇拜。在大学里，有的男生才貌双全，倾倒了班上半数以上的女生，这男孩的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苏小舟连一个正眼也不看他。后来这男孩曾主动约会过苏小舟，小舟拒绝了。她对他说：“我要的是唯一，





哪怕他不象你这么漂亮，这么有才，我宁愿是他的全部，也不愿意成为你的多少分之一。”同班女生都笑她乌托邦，问她：“假如你今后偏偏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呢？你会不会当第三者？”小舟断然摇头，说：“我根本就厌恶这种不公平，凭什么二对一？”她们说：“你完全可以把事情弄得公平。”原来这些女生中流行着一个大言不惭的宣言：“找个爱我的人做丈夫，找个我爱的人做情人。”小舟笑道：“我是一夫一妻制的全方位的维护者，我没有你们那么会享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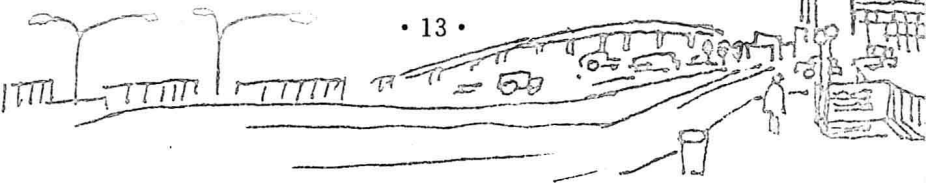
苏小舟一路想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教师新村，这里有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房，是小舟父母所在的学校分的。她父母去世早，苏小舟和姐姐苏晓帆一直承继着住。小舟考上大学以后就住校，分配以后又在杂志社要了间单身宿舍，她指望单位分房，父母的房子就完全让给姐姐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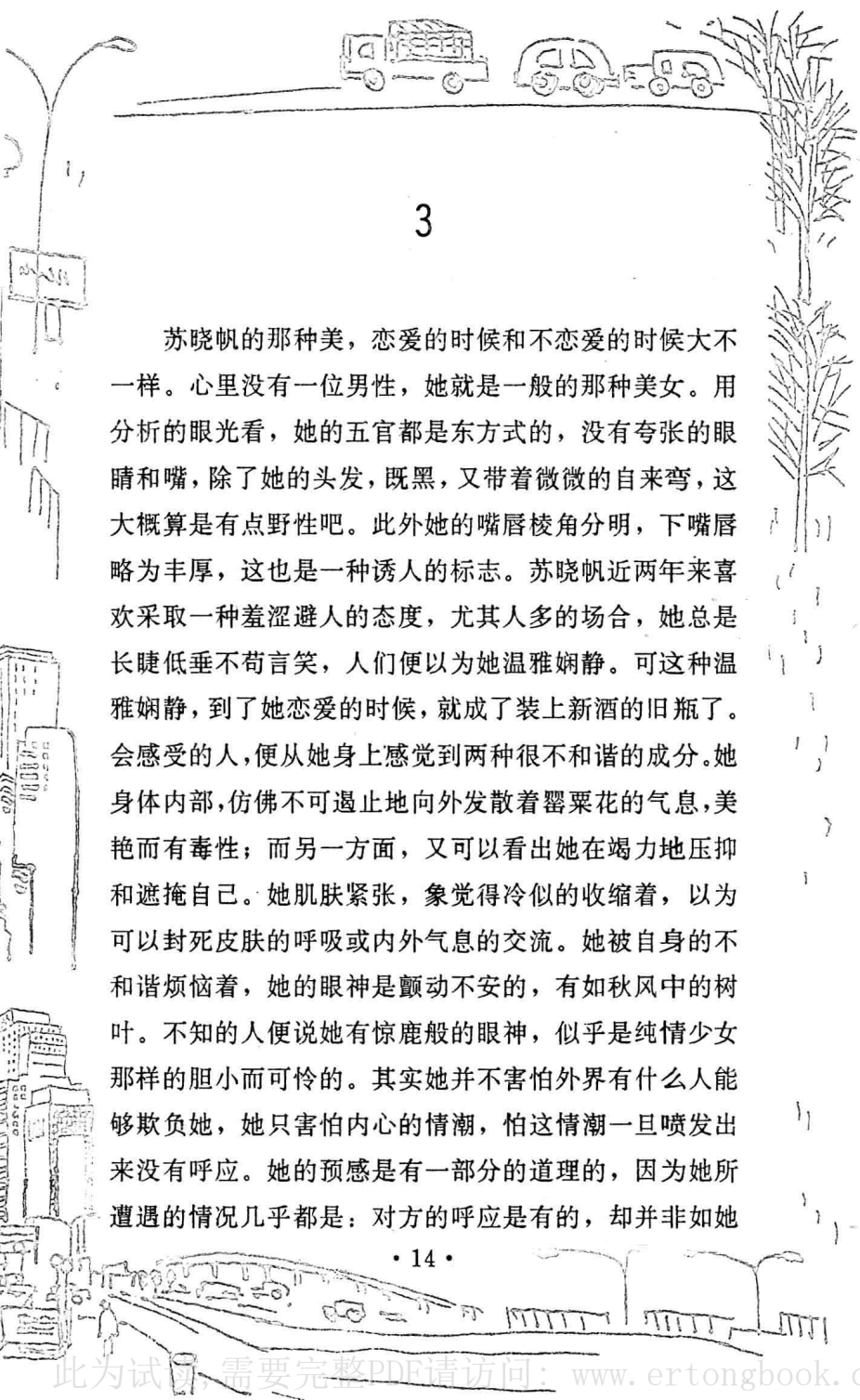
爬上三楼，小舟看见门关着，门上贴着一张字条：

小舟：我先吃了。饭菜如果冷了，你自己热一下，给你带的菜已装好在菜盒里，我被人拖去跳舞，不等你了。

晓帆即日

苏小舟将字条揭下来，暗笑道：天天跳舞！哪天把她拖到我们单位的舞会上去，论漂亮，论舞姿，无与伦比，非把那些酸文人惊得目瞪口呆不可。





苏晓帆的那种美，恋爱的时候和不恋爱的时候大不一样。心里没有一位男性，她就是一般的那种美女。用分析的眼光看，她的五官都是东方式的，没有夸张的眼睛和嘴，除了她的头发，既黑，又带着微微的自来弯，这大概算是有点野性吧。此外她的嘴唇棱角分明，下嘴唇略为丰厚，这也是一种诱人的标志。苏晓帆近两年来喜欢采取一种羞涩避人的态度，尤其人多的场合，她总是长睫低垂不苟言笑，人们便以为她温雅娴静。可这种温雅娴静，到了她恋爱的时候，就成了装上新酒的旧瓶了。会感受的人，便从她身上感觉到两种很不和谐的成分。她身体内部，仿佛不可遏止地向外发散着罂粟花的气息，美艳而有毒性；而另一方面，又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地压抑和遮掩自己。她肌肤紧张，象觉得冷似的收缩着，以为可以封死皮肤的呼吸或内外气息的交流。她被自身的不和谐烦恼着，她的眼神是颤动不安的，有如秋风中的树叶。不知的人便说她有惊鹿般的眼神，似乎是纯情少女那样的胆小而可怜的。其实她并不害怕外界有什么人能够欺负她，她只害怕内心的情潮，怕这情潮一旦喷发出来没有呼应。她的预感是有一部分的道理的，因为她所遭遇的情况几乎都是：对方的呼应是有的，却并非如她